



佛誕自問

周邦道

一九四四年四月八日在臺中中山堂佛誕紀念大會演講

豪興或意氣，而故意曲解佛法，毀謗佛法之處？

三、對佛教

今天是本師釋迦牟尼佛誕生二千五百一十八年紀念日，照另外一個推算，則為二千九百八十二年。我們做了佛門弟子的人，聚首一堂，來慶祝佛誕，心中自然非常歡喜。但我以為我們在佛誕這天，不論在家衆出家衆，都要各人在佛前懇切地至誠地來反省一番，自問一番。如自問已知者，希望能夠真知；未知者，能够多知。已做者，能够繼續去做；未做者，能够趕緊去做。已經

做對者，能够堅定立場，不為任何情勢所動搖；未曾做對或已經做錯者，能够懺悔警惕，立即改弦更張。勝過他人者，能够不驕慢，不自足，勇猛精進；尚不如人者，能够虛懷若谷，見賢思齊，或採取人家所長，彌縫自己所短。如此反躬自問一番，大家定有一番增長，一番進步；庶不致安於故常，中道而盡，甚或墮落退轉，愧對本師釋迦牟尼佛！

應該如何自問呢？我以為應該從下列各方面分若干題材，切實檢討，切實自問：一、對佛陀，二、對佛法，三、對佛教，四、對僧伽，五、對同修，六、對群衆，七、對他教，八、對國家。

二、對佛法

(一)三藏十二部之經典，卷帙浩繁，是否能努力研究，博覽，深入？(二)無上甚深微妙佛法，是否能體解其要？(三)佛法與我國文化交融之史實如何？影響如何？貢獻如何？能知其概否？(四)由我國展轉傳至高麗日本等處之佛法，是否相同？有無變質之處？應該如何審察辨別？(五)佛法與人生關係如何？人家說我們迷信、消極，是否與事實相符？如其不符，如何明辨？如何糾正？(六)對於佛法是否能深信不疑？不為左道邪說所誘惑？(七)對於念佛、拜佛、持咒、參禪、修觀、誦經等法門，是否能各自努力，精進不懈？(八)對於五戒、十善、六度、四攝，是否能勉力奉行，盡其在我？(九)對於佛法能否以語言文字圖畫等工具，儘量宣述，弘揚？(十)對於佛法能否在積極的方面或消極的方面，隨着機緣，挺身而出，從事護持？(十一)講經說法時，有無離經叛道，為波旬張目之處？(十二)發表語言文字時，有無逞一時

四、對僧伽

(一)僧伽義諦是否了解？(二)僧寶何以可與佛寶法寶鼎立為三？(三)高僧大德之傳記，喜歡閱讀，而心嚮往之否？(四)對於有道行之勝義僧即真實僧，是否歸誠崇敬，資為模範？(五)對於世俗僧即有羞僧，能否不失禮儀？(六)對於皈依師受戒等所傳示之法語，律儀，是否能遵受奉行？(七)有無輕慢、誣枉、或毀謗僧伽之處？(八)有無故意捏謠高僧的短長，以自高聲價，而動搖他人信念之處？

五、對同修

(一)是否能堅定共同的信仰？彼此站在同一的立場？(二)是否能互相尊重，互相信賴？(三)是否能互相勸勉，互相督勵？(四)是否能互助合作，攜手偕行？(五)有無宗派門戶之執法執？可否儘量設法減少、降低或化除？(六)有無彼此互相輕視，互相攻擊，互相詆毀之處？(七)研究問題時，能否抱謙和友善的態度，一切依經依法，從容討論，不致傷及情感，貽

(一)佛陀大慈大悲的精神，認識清楚否？從而學習，效法否？(二)佛陀怨親平等的精神，認識清楚否？從而學習，效法否？(三)佛陀為一大事因緣，而入娑婆世界救度衆生，了解否？

一、對佛陀

笑外人？（八）無論在家衆出家衆，現在都感覺到人才稀少，不敷進展，應該如何分別吸引、鼓勵，並多方設法培植、造就？

六、對群衆

（一）對一般羣衆，能否隨緣隨分，宣傳佛法，使之由瞭解而發生信仰？（二）對一般羣衆，能否隨緣隨分，廣事布施，行善提行？（三）對一般羣衆，能否多方攝化，使之信佛、學佛，使之皈依、受戒？（四）自己的家庭骨肉，能否使之趨於佛化？（五）更進一步，宗族、親戚、鄰里、朋友，能否設法使之逐漸趨於佛化，至少使之不誤解佛法，不反對佛法？（六）青年學生，學識日進，能力充強，可為佛門負重大責任，應如何設法儘量吸引？（七）社會上有學問、道德、地位的人，可為佛門作「影響衆」，應如何設法儘量吸引？（八）有無閉門自守，寺廟左右的羣衆，都熟視無睹，不知所以攝化的事實？（九）有無渙散羣衆，拒絕群衆，使群衆裹足不前，望望然而去之事實？（十）如何使信徒生歡喜心，發堅定願，精進不退；更從而自動攝化，自動勸化？

七、對他教

（一）佛教和其他宗教，是否處於對立的地位？有無積不相能，彼此衝突之處？（二）其他宗教對於佛教，何以往往有見認誣謗之處？自己是否有隙可乘，有懈可擊？（三）其他宗教無端譏罵、隨意毀謗，是我非人者，應如何與之理論，使之自反自悟，知難而止？知愧而止？（四）各宗教各有其教主、教義、教規，應如何善意協商，互相諒解，各行其是，各度其人，各不相妨？（五）以言教義，佛教自然無與等倫，但各種宗教，一般目的，都在端正人心，改善社會；最理想的辦法，似應如何設立宗教聯絡機構，經常保持聯繫，避免誤會、磨擦、衝突，而儘可能範圍設法歸於好，並通力合作？（六）其他宗教對於宣傳教義，吸引信徒等等方法，是否比我為優？可否資作參攷？（七）其他宗教教堂，徧布通衢，儘量開放；我們的寺廟，何以多半「門雖

設而常關」？能否時常講經說法，使信徒相率而來？（八）其他宗教，往往向我寺廟附近，大興土木，增建教堂，是何用意？應如何惕厲？如何與之競賽？（九）人家常常辦理社會事業，教育事業，我們可否也儘量設法，多多辦理？（十）人家說我們墨守成規，過於固執，不能適應時機，力求進步，是否係我們缺點之所在？應如何相觀而善？

八、對國家

（一）梁任公先生說佛教的本質是：「兼善而非獨善」，「入世而非厭世」。我們實際行事，是否不獨善其身，而能兼善社會？是否不消極的厭棄世間，而能積極的深入世間？（二）佛說

○
華府佛教徒於一九五四年五月圓日佛誕節假泰國駐美大使館地址舉行慶祝大會，參加者有美國及亞洲人士四百餘人。
典禮由華府「佛教之友」主持，該社為每月經常聚集以研究佛教教義及哲學者，這是華府所舉行的第二度慶祝佛誕年會。
引起興趣的中心是在佛像之前插有色澤鮮艷的泰國花卉裝飾的佛壇，以及各種莊嚴的供品。
紐約的克利夫頓法師，如東方以外一切佛教的首腦，領導誦念佛經，向大眾講說佛教之教旨及紀念佛誕的意義。克氏致詞說：他用「新年快樂」的語句來歡迎佛誕感覺是很適宜的，因為佛誕是開佛紀元2498年的起端。

克利夫頓法師並宣讀自巴黎、火魯奴奴、斯托克姆、吐倫吐各地送來的祝賀詞。
蒙古活佛迪魯瓦從新澤西州趕來致詞，由華盛頓喬治城大學語言學院的馬海利弗氏擔任譯文。
日本的朝比奈禪師，是鎌倉圓覺寺住持，他正遊歷美國，參加了這次的典禮，並在佛前誦經。

華盛頓「佛教之友」慶祝佛誕

美國新聞處供稿
李至剛譯

○
典禮由泰國大使館交際科長仲巴海氏任司儀，其他參與紀念儀式者尚有緬甸駐美大使館顧問烏但拉，錫蘭駐美大使根尼瓦丁夫人，印度駐美大使館文化專員盛達，老撾大使館秘書蘇亞達，威南駐美大使館秘書但各，及華盛頓「佛教之友」秘書西雷特夫人等。泰國大使薩拉辛夫人為此次盛會的女主人，泰國大使適因公赴歐。

○
克利夫頓法師的稱號在西方佛教僧團中為最有名的數學家與佛教徒芝加哥城的保羅卡魯斯（Paul Carus）研習，他後來會到日本京都進修佛學並受他的信仰，皈依了佛教。



有關照片見本期封裏影畫版